

## 前言

「探蹟討深，究學顯密之教文；跋山涉水，巡禮遼之名地。」距今九百三十餘年前，有一位日本高僧，爲了追尋先人的足跡，渡洋跨海，親臨彼岸，開始了他遍歷華夏的佛教聖地巡禮之旅，並留下了一部記錄他旅途見聞的日記。也許他當時並沒有想到，他的這段旅程，會演繹成一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不朽傳奇；他的這部日記，會鋪展出一軸宋人生活風情的動人畫卷。這位高僧，就是成尋；這部日記，就是參天台五臺山記。

目前已知的日僧人宋旅行日記，尚有裔然的人宋巡禮行記、寂照的來唐日記、以及戒覺的渡宋記。然而，人宋巡禮行記僅存很少逸文，來唐日記已佚不存，渡宋記則僅爲戒覺人宋日記的摘錄。因此成尋的參天台五臺山記，可謂唯一保存完整的日僧人宋日記。由於該日記內容豐富翔實，史料價值極高，故與九世紀入唐的

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一起<sup>(一)</sup>，被譽爲日本僧侶中國旅行日記之雙璧<sup>(二)</sup>。

該書共有四六八篇日記，歷時一年有餘。作者巡禮天台山、五臺山的經歷，當然是日記的重點，但其他如在日本搭乘宋商船入宋，以及途經並逗留杭州、開封等廣泛地域的衆多史實，也是饒有興味的篇章。作者就像一位采風使者，以其異域之人的敏銳目光，在廣袤的中華大地探奇訪勝，追思求索，其種種親身經歷，所見所聞，所思所感，都記錄得有血有肉，連貫完整，是研究宋代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宗教、交通、地理等諸方面的重要史料。與此同時，該書還記載了許多作者與宋人交往的事跡，從商人到僧侶，從文人到平民，從地方衙吏到朝廷官員，乃至皇帝。日記不僅涉及宋朝衆多寺院、地方官府，而且涉及中央朝廷有關部門，人物各色各樣，內容豐富多彩，因此它也是一部宋代中日兩國友好交流的生動記錄。

一

成尋，平安中期天台宗僧侶。俗姓藤原氏，生於寬弘八年（一〇一一）<sup>(三)</sup>，其

父藤原貞敏，其母爲源俊賢之女，名未詳，以歌集成尋阿闍梨母集聞名<sup>〔四〕</sup>。成尋七歲出家，入京都岩倉大雲寺，拜文慶爲師，并師從悟圓、行圓、明尊。天喜二年（一〇五四）被任命爲延曆寺阿闍梨<sup>〔五〕</sup>。他人宋後在上呈給宋神宗的表中自述：「爲大雲寺主三十一年，護持左丞相二十年。」<sup>〔六〕</sup>說明當時他在日本已有相當高的名聲和地位。

延久二年（一〇七〇）一月，成尋向後三條天皇奏請渡宋，其申文全文如下<sup>〔七〕</sup>：

阿闍梨傳燈大法師位成尋誠惶誠恐，謹言

請特蒙天裁，給官符於本府，隨大宋國商客歸鄉，巡禮五臺山并諸聖跡等狀

右成尋伏尋往跡，先賢入唐之輩，本懷各以相分，或爲決法流之奧旨，或爲禮聖跡之靈勝，互請天裁於本朝，方遂地望於異域。因茲探蹟討深，究學顯密之教文；跋山涉水，巡禮幽邃之名地。而某聊開法門之樞鍵，纔見數家之傳記。五臺山者，文殊化現之地也，故華嚴經云：東北方有菩薩住處，名清涼山，過去諸菩薩常於中住。彼現有菩薩，名文殊師利，有一萬菩薩眷屬，常爲說法。又文

殊經云：若人聞此五臺山名，入五臺山，取五臺山石，踏五臺山地，此人超四果聖人，爲近無上菩提者。天台山者，智者大師開悟之地也，五百羅漢常住此山矣。誠是炳然經典文，但以甲於天下之山，故天竺道猷登華頂峰，而禮五百羅漢；日域靈（山）〔仙〕入清涼山，而見一萬菩薩。某性雖愚魯，見賢思齊，巡禮之情，歲月已久矣。加之天慶寬延、天曆日延、天元齋然、長保寂昭，皆蒙天朝之恩，計得禮唐家之聖跡。爰齡迫六旬，餘喘不幾，若無遂舊懷，後有何益？宿緣所催，是念彌切也。以六時六行道，一生齋食，常坐不臥，勇猛精進，凝一心誠，及三箇年。於戲！航海之棹，非不畏也，偏任殘涯於疊浪之風；懷土之淚，非不落也，唯寄懇望於五峰之月。師跡之遺室，興隆之思豈廢；母老今在堂，晨昏之禮何忘。然而先世之因，欲罷不能，今世之望，又思何事？望請天裁給官符於大宰府，隨商客歸向之便，遂聖跡巡禮之望。某誠惶誠恐，謹言。

延久二年正月十一日

阿闍梨傳燈大法師位成尋

他陳述入宋目的爲「巡禮五臺山并諸聖跡等」，而「巡禮之情，歲月已久矣」。成

尋少年時已懷巡禮之志<sup>八</sup>，在這篇申文中他還透露，爲了能經受航海苦難，常坐不臥，已及三年<sup>九</sup>。心誠志堅，非同一般，令人欽佩。然而，他的懇切願望，似乎并未得到朝廷首肯，據續本朝往生傳阿闍梨成尋傳云：「爲禮清涼山，私附商客孫忠商船，偷以渡海。」<sup>一〇</sup>由此可知，成尋入宋，實爲偷渡。對此他的日記中亦有佐證：

海邊人來時，諸僧皆隱入一室內，閉戶絕音，此間辛苦，不可宣盡。

（卷一延久四年三月十五日條）

海邊男女，頻來賣買，終日閉戶，極以難堪。

（卷一延久四年三月十六日條）

海邊人來集，閉戶絕聲。

（卷一延久四年三月十七日條）

成尋一行登上宋商船後，因無順風，船未立刻啓航。在等待順風的數天裡，因懼怕被人發現而藏匿船中的窘迫情景，如在目前。衆所周知，寬平六年（八九四）日本遣唐使制度正式廢止後，與中國的國交斷絕，嚴禁本國人海外渡航。可以推測，成尋雖然上呈了申文，但特許遲遲未下，由於他的人宋之志已堅，無奈之際，乃毅然

前往，事實上成了違法渡航。此時他已年逾花甲，只爲巡禮聖跡，別無所求。

成尋入宋後，巡禮而至滯留，十年後的永保元年（宋元豐四年，一〇八一），於汴京開寶寺圓寂，成爲不歸之客。關於他在宋期間的踪跡，其自身的人宋日記當爲最詳盡、最可信的第一手資料，但遺憾的是該日記只到延久五年（宋熙寧六年，一〇七三）六月爲止，之後八年的情況不得而知。然據其日記，可知其計劃本爲先返回天台修行兩年，然後赴五臺山修行一年，最後入開封，并長留此地。

關於成尋，日本史料甚多，除前文已提及的以外，尙見於明匠等略傳、元亨釋書、眞言傳、東國高僧傳、本朝高僧傳、寺門傳記補錄、天台霞標、大雲寺緣起等典籍〔一〕。相比之下中國有關史料則甚少，且幾乎悉爲成尋入宋之初的內容，如：

宋史卷四九一日本國傳〔二〕：

熙寧五年，有僧（誠）〔成〕尋至台州，止天台國清寺，願留。州以聞，詔使赴闕。（誠）〔成〕尋獻銀香爐，木榼子，白琉璃，五香，水精，紫檀，琥珀所飾念珠，及青色織物綾。神宗以其遠人而有戒業，處之開寶寺，盡賜同來僧紫方袍。是後連貢方物，而來者皆僧也。

宋會要輯稿蕃夷七之三三〔三〕：

〔熙寧五年〕十月二十二，日本國僧成尋獻銀香爐，木榼子，白琉璃，五香，水精，紫檀，琥珀裝束念珠，青色織物綾。

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三四神宗元豐六年三月己卯條〔四〕：

日本國僧快宗等一十三人見於延和殿，上顧左右曰：「衣紫方袍者何日所賜？都承旨張誠一對曰：『熙寧中，從其國僧（誠）〔成〕尋對見被賜，今再入貢。』」  
上曰：「非國人入貢也，因其瞻禮天台，故來進見耳。並賜紫方袍。」

佛祖統紀卷四五〔一五〕：

〔熙寧五年〕日本國沙門成尋來朝。

成尋本一介僧侶，為巡禮聖跡，故鋌而走險。然而正是以他的人，宋為契機，迎來了宋朝廷與日本朝廷的聯繫斷而復續，兩國間的官方交流逐漸增多的新時代。因而，他在實現了夢寐以求的夙願——巡禮天台山、五臺山的同時，也為中日兩國交流作出了特殊的貢獻。本朝高僧傳卷六七宋國傳法院沙門成尋傳云：「有敕葬全身於天台國清寺，建塔，題曰日本善慧國師之塔。」

除參天台五臺山記外，成尋尚撰有觀心論註、法華經註、法華實相觀註、觀經鈔、普賢經科、善財童子知識集等，當然以參天台五臺山記最爲引人注目。

二

參天台五臺山記從成尋於日本登上宋商船之日開始，至成尋於中國與歸國弟子辭別之日結束，共一年零三個月，因其中有一個閏月，故共十六個月，四六八篇，幾乎一天也未間斷，非常完整而詳盡地記錄了旅行中每天的情況，親身體驗，耳聞目睹，事無巨細，悉數入載。其行程概要如下：

延久四年（宋熙寧五年，一〇七二）三月十五日，成尋與賴緣供奉、快宗供奉、聖秀、惟觀、心賢、善久、沙彌長明共八人，於日本肥前國松浦郡壁嶋（今佐賀縣東松浦郡呼子町加部島），搭乘宋商曾聚等人之船入宋。四月由杭州登陸後，成尋向杭州官府申請巡禮天台山，并獲許可。五月四日，在宋商陳詠的帶領下，離杭州赴天台山，同月十三日到達天台山，宿國清寺。巡禮天台山後，成尋向台州官府申請在國



清寺修行三年，同時呈表神宗皇帝，請求巡禮五臺山，均獲許可。八月六日，成尋一行離國清寺上京，台州依聖旨發給盤纏并派員引伴，沿路州軍還依聖旨派遣護送兵士、船隻等。十月抵達京城開封，下榻於傳法院<sup>二六</sup>。同月二十二日，成尋一行朝見神宗皇帝，朝見之際，成尋被賜紫衣，其餘七人被賜褐衣。翌日，由使臣相伴去大相國寺、太平興國寺、啓聖禪院、顯聖寺、感慈塔、開寶寺、福聖院等京城著名寺院燒香。十一月一日，在使臣的陪同下，離傳法院赴五臺山，依聖旨由衆多兵士及官馬護送。同月二十八日到達五臺山，宿眞容院。巡禮五臺山後，於十二月返回京城傳法院。

翌年延久五年（宋熙寧六年，一〇七三）二月，與成尋一同入宋的賴緣等五人，赴明州候商船歸日本。朝辭之際，賴緣等五人均被賜紫衣。此外，神宗贈給日本國主的禮物——金泥法華經七卷以及錦二十四匹，由成尋托付給了賴緣等人。三月成尋被召在後苑參加祈雨并應驗，故又被賜紫衣。爾後，因成尋上奏乞新譯經，而被賜新譯經四一三卷册。四月成尋爲去天台山國清寺修行而辭京，朝辭之際，聖秀等二人亦被賜紫衣。隨後，成尋被賜予善惠大師號。六月十二日，成尋於明州將神宗

給日本朝廷的御筆文書、新譯經等托付給了即將啓程歸國的賴緣等五人，賴緣等乘宋商孫吉之船出發，日記到此結束。因此，該日記很可能就是由賴緣帶回日本的〔一七〕。

三

參天台五臺山記既可供研究宋代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宗教、交通、地理、風俗，也可供研究中日關係史，尤其是宋代中日關係史，其史料價值之高，已爲學界公認。因該書所涉甚廣，難以面面俱到，以下僅擇若干重點略加論述。

(一) 文書 該書記載的大量文書，可謂一大特色，其總數約二四〇通，即平均每兩天一通，其中全文照錄或大致照錄的超過一百通，只錄有一部分內容或僅錄文書名者約一百三〇通。這些文書均爲成尋入宋後，與宋朝廷、地方官府、寺院以及個人之間往來的牒文信函。僅宋朝廷的文書，就分別出自中書門下、樞密院、尙書祠部、三司、客省、傳法院等諸多部門。該日記中的公文書不僅數量多，而且價值

高。如「杭州公移」<sup>〔二八〕</sup>，是杭州官府發給成尋赴天台山巡禮的許可書，即旅游護照。這份公移中，不僅有「日本國僧成尋狀」，還有「明州客人陳詠狀」（商人陳詠爲引領成尋一行赴天台山的翻譯）、「抱劔管開張客店百姓張寶狀」（張寶爲成尋一行於杭州住宿客店的店主），最後是杭州官府知州沈立、通判蘇軾等七名官員的署名。該文書無疑是研究宋代法制史、宋日交流史的重要史料。又如二通「尙書祠部牒」，一通是尙書祠部發給成尋弟子長明的「戒牒」<sup>〔二九〕</sup>，即受戒的憑證；一通是尙書祠部發給宋商陳詠的「剃度文牒」<sup>〔三〇〕</sup>，即出家的憑證。由於唐代文獻中尙書祠部牒現已不存，故其樣式可從參天台五臺山記中記載的宋代尙書祠部牒加以類推。

這些文書在中國早已失傳，加之宋代文書的遺存本來就十分匱乏，因此參天台五臺山記中所記載的文書，對研究古代文書，尤其是對研究宋代文書來說，不啻空谷足音，彌足珍貴。這些文書多不見於最近出版的全宋文，理應補錄。

（二）外交 神宗在位期間（一〇六七—一〇八五），曾採取積極的對外交政策，對此成尋的日記可作充分印證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成尋能如願以償，亦受惠於此。當時宋朝海外貿易活躍，宋商船頻繁往來於宋日間。成尋在前揭申文中提

到：「隨大宋國商客歸鄉，巡禮五臺山并諸聖跡等。」兩年後便得以搭乘宋商船入宋。神宗明知成尋「非國人入貢」，却視其為朝貢者，厚禮相待，異乎尋常。成尋抵京後，敕使隨即而來，向成尋詢問日本朝廷等情況，并直言不諱地問：「日本自來為甚不通中國，入唐進奉？」<sup>(二二)</sup>成尋還收到了神宗有關日本國情的十七條提問，對此他一一作了詳細回答<sup>(二三)</sup>。毋庸置疑，由於當時宋日兩國無正式國文，成尋提供的所有信息，對宋朝來說，都是了解日本的重要情報。

成尋弟子歸國時，不僅帶着神宗贈給日本國主的禮物<sup>(二四)</sup>，還帶着神宗給日本的「御筆文書」即「國書」<sup>(二五)</sup>。顯而易見，神宗特殊優待成尋一行，是爲了達到兩國間正式交流的目的。

成尋入宋後，與其他境外之人也屢屢相遇，如在杭州遇到了高麗船人，在開封和五臺山結識了不少印度人，還在開封見到了許多契丹人、西蕃人。由於他大多是在住宿處與他們相遇，說明他所住宿的地方外國人也可留宿。此外，該日記中尚有高麗國使來宋的記載，這些都爲研究宋代外交史提供了寶貴史料。

(三) 宮廷 成尋在京城開封逗留了約五個月，日記中有關宮廷的記載也就比

較突出。爲了朝見、朝辭，他兩次入宮觀見神宗。此外，因被召於後苑瑤津亭參加祈雨，他曾在宮廷內整整停留了十天。因此他不僅得以屢次見到神宗，而且能悠閑地參觀宮廷內部。他住宿於屬中央機構的傳法院，朝廷官人進出頻繁，一些內部消息也自然迅速傳入其耳。如卷七延久五年三月卅日條云：「同天節者，皇帝生日四月十日，諸僧參內，讀新經，祈聖壽云云。大卿、少卿、三藏、梵義、筆受二人，合六人參內云云。」這是在神宗誕辰十天前，他听到的消息。翌月八日條中則有更詳細的記載：「依同天節於御前，爲讀新譯父子合集經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并六卷，大卿、少卿、三藏、梵義、筆受二人，卯時，參內中了。大卿、少卿、三藏三人各以銀廿兩造燒香筓，入乳香（薰陸名也）十兩，獻皇帝。」又如卷七延久五年三月十五日條云：「通事云：十二日，皇帝妃生男子，宮中之人皆給官，并天下大赦云云。皇帝夫人一人，名皇后，妃三十六人，更衣二十四人，總有六十一人云云。」這是在皇妃生男孩後第三天，他從翻譯那兒听到的消息。翌日條尙錄有大赦詔全文，而該大赦詔是譯經證義文慧大師拿來給他看的。類似記載，在中國史料中亦屬罕見。

（四）文學 該日記中還抄錄了許多文學作品，如詩、讚、偈、頌、銘等，其中以

詩居多。這些文學作品除了宋人直接送給他的以外，很多是他在旅行途中或目的地看到而抄錄的。如巡禮五臺山，往返路上常常在驛站住宿，因此驛壁上的題詩，他都不厭其煩地一一抄在日記中。詩的作者多為官員，宋史有傳者也大有人在。該日記收錄的詩作，大多未見於全宋詩，故可據此作一補遺。

特別值得一提的是，日記中還抄錄了楊文公談苑中有關日本僧的記事。衆所周知，楊文公談苑成書不久，即遠傳日本<sup>〔二五〕</sup>。由於楊文公談苑原本已散佚，因此該日記所抄錄的片斷就相當珍貴，校注楊文公談苑，當然要提及參天台五臺山記。此外，中華書局新出版的東京夢華錄箋注<sup>〔二六〕</sup>，注文中引用參天台五臺山記達二十餘處。僅此一例，亦足見其史料價值之高，在有關典籍校注中的作用不可低估。

(五) 佛教 身為阿闍梨的成尋，為巡禮佛教聖跡而入宋，因此該日記中自然多有與佛教相關的內容。他巡禮了天台山、五臺山，參拜了京城、開封及杭州等地多所著名寺院，有關寺院的狀況，如其名稱、由來、建築、佛像、佛畫、法事，以及與日本的不同之處、與諸僧的交流等均有詳盡記錄，這些都可了解當時佛教的狀況。

成尋在京期間的住宿處為宋朝翻譯佛經的機構——傳法院，他不但記錄了傳

法院的設施、規模、人數、主要官員等，還一一錄下了當時從事譯經人員的名單，包括名字、官名，共十九人，其中印度僧二人。譯經人員中，除了傳法院本院的人以外，尚有來自京城開寶寺等寺院的諸多學僧。譯經當天，潤文右諫議參知政事馮京的蒞臨，以及譯經場面等均有記載，這些都是了解宋代譯經事業的重要史料。

從日記可知，神宗得到台州奏狀後，便下聖旨令成尋上京，從此成尋一直受到神宗的特別厚遇，開始了輕鬆愉快的官費旅游，這從一個側面折射出神宗對佛教的高度重視。並且，成尋途中相遇的許多商人、文人、平民，以及地方政府和中央朝廷官員，普遍信仰佛教，有的甚至虔誠篤信。如担任成尋一行翻譯的宋商陳詠，後來竟毅然棄俗爲僧，成了成尋的弟子。

該日記中，有二通中書門下的文書<sup>(二七)</sup>，一通是中書門下給成尋的牒，即奉敕賜予成尋善惠大師號；一通是中書門下給尙書祠部的牒，即奉敕許可陳詠剃度。二通文書的署名均爲平章事（宰相）王安石、參知政事（副宰相）馮京、參知政事王珪。這二通文書以及前文提到的二通「尙書祠部牒」，在研究宋代朝廷與佛教關係時，都應予矚目。

(六) 交通 成尋旅行的主要目的地爲天台、五臺山，因此，他漂洋過海入宋後的路線，幾乎縱貫當時中國的南北大地。他不僅記下了途經的地名、山名、島名、河名、堰名、橋名、驛名等，還記下了很多具體距離和風土人情，這些對研究宋代地理、交通均有參考價值。

成尋非常注意觀察，也許是好奇心強，他記下了不少頗有意思的內容，如利用水路在大運河中過水門、越堰的情景：「申時，開水門二處，出船。船出了，關木曳塞了。又開第三水門關木，出船。次河面本下五尺許，開門之後，上河落，水面平，卽出船也。」<sup>〔三六〕</sup>「卯時，越堰，左右各有轆轤五，以水牛十六頭，左右各八頭。」<sup>〔三七〕</sup>這些在當時宋人眼裏也許太尋常，太習見，簡直不值一提，而今却成了研究大運河的重要史料。據悉，京杭大運河正在準備申請世界遺產，因而九百餘年前外國人有關大運河的記錄，彌足珍貴。

該日記中，「遞馬驛券」一詞屢見，如客省的一通文書載：「奉聖旨，賴緣等五人，傳宣樞密院，差三班使臣一名，押伴前去，并給與遞馬驛券。」<sup>〔三八〕</sup>其遞馬驛券已具狀申樞密院。<sup>〔三九〕</sup>另外，在向五臺山進發前，成尋收到三司文書<sup>〔四〇〕</sup>，一行去五臺山



的費用，由沿路州府縣鎮館驛供給，館驛則以該三司文書爲憑。供給標準頗爲具體，簽發人則是三司最上位的使、副使、判官三人。這些史料對研究宋代驛券、館驛來說，誠屬不可多得。

(七) 經濟 該日記中有關經濟方面的內容隨處可見。從南到北，從地方到京城，到處是市場繁榮、商品薈萃、應有盡有、買賣興隆的景象，如：「市東西卅餘町，南北卅餘町，每一町有大路小路，百千買賣，不可言盡。」<sup>〔三三〕</sup>「買賣店家繁昌，莊嚴異他縣。」<sup>〔三四〕</sup>「見市頭賣買，金銀珍寶，不可記盡。」<sup>〔三五〕</sup>依聖旨成尋一行上京的費用由官方支出，當他們去軍資庫領錢時，看到的是：「倉外廊等，絹綿系錢種種物，不納積置，不可稱計。」<sup>〔三六〕</sup>成尋對金錢支出的記錄則習以爲常，如住宿、借船、借馬、借轎子等費用均有詳細記載。此外商品的價格，如絹、紬、綿、紗、書籍、米、茶器等價格也一一照錄。這些都爲研究宋代物價提供了第一手資料。

日記中有不少關於神宗賜物的記事，從物品來看，主要是絹、綾、紫衣、褐衣、金錢等。而神宗給日本國主的贈物中有錦，不僅數量，連產地、品名等也一一明記，即「川合羅雲鳳細錦二疋、川倒仙細錦二疋、川攢雁細錦二疋、川黃師子細錦二疋、川

雜花暈細錦二疋、川簇四金雕細錦二疋、川翠毛白師子細錦二疋、川方勝天下樂細錦二疋、川方勝宜男細錦二疋、川盤毬雲雁細錦二疋」。<sup>(三六)</sup>記載之詳，對研究宋代織錦的品級和輸出，可供佐證。

成尋入宋時搭乘的是宋商曾聚之船，成尋弟子歸國時搭乘的是宋商孫吉之船，而就在成尋弟子歸國的二十天前，宋商劉錕、李詮的船剛從日本返回。還有擔當成尋一行翻譯的宋商陳詠，曾五次赴日，從事宋日貿易。由此看來，宋商船往來日本十分頻繁。而當時中國從日本進口的商品為硫黃、水銀等<sup>(三七)</sup>，日本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則是香藥、茶碗、錦、蘇芳等<sup>(三八)</sup>。這些對研究宋日貿易亦頗可憑參。

(八) 語言 該日記中有不少有關語言的記載。在異國他鄉巡禮的成尋，對語言較為關注，并時常將漢語詞彙與日語加以比較，留下了像「梢工者，日本梶取名也」<sup>(三九)</sup>、「日本消息，唐云文字」<sup>(四〇)</sup>等解釋。該日記中有些語言，雖出自中國，不見於當時日語，但由於成尋的使用和注釋，就不僅為日語增添了新詞彙，其中的中國詞典未收詞條，也為語言史研究提供了參考，如「駕出」與「行幸」<sup>(四一)</sup>、「司家」與「書生」<sup>(四二)</sup>等。記錄某些漢語或日語詞匯，當時對成尋來說也許很自然、很平常，然而

我們將這些語言加以比較，就會發現彼此的關聯和區別，比如「沙彌祠部」與「出家官牒」<sup>〔四三〕</sup>。因此參天台五臺山記中諸多有關語言的記載，對宋代語言研究以及中日詞語比較研究，都足資參證。

（九）中日文化交流 成尋之所以能如願以償巡禮天台山和五臺山，並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，這不僅與神宗採取積極的對外交流政策有關，而且與衆多宋人的支持和幫助是分不開的。從商人到僧侶，從文人到平民，從地方衙吏到朝廷官員，乃至皇帝，成尋皆有接觸，並進行了各種交流，其中令人感動的佳話，不在少數。

衆多交流中，書籍交流尤其引人注目。一方面成尋將從日本帶到中國去的不少典籍借給宋人，其中一部分被抄寫後收藏於傳法院。他渡宋時所攜帶的天台真言經書達六百餘卷，其中包括日本諸祖師撰述的顯密兩教的典籍，中國已經失傳的天台教學的著作，以及成尋的自著。另一方面他將在宋獲得的大量典籍托弟子帶回日本，其中包括當時尚未傳入日本的宋代的新譯經，神宗賜予成尋新譯經共有一三卷冊。

成尋在宋的旅行，也可以說是他追尋先人足跡之旅。他一邊追尋早先去中國的日本前輩的足跡，參拜他們住過的寺院，緬懷他們的事跡，一邊廣泛收集他們的資料。日記中有關日本僧寬補、超會、齋然、寂照、元燈等人的記事，多少可補史書之闕。

綜上所述，參天台五臺山記內容豐富，涉及廣泛，諸多記事，就史料價值而言，堪稱碩果僅存。這些保留在日本典籍中的雪泥鴻爪，有的證實或補充了中國史料，有的則是中國史料中所缺漏的，值得重視，不言而喻。

#### 四

參天台五臺山記凡八卷，成尋的親筆本當時似乎托賴緣等帶回日本，然久佚不傳，其手抄本現知有近二十種，其中若干種已佚<sup>〔四四〕</sup>，現存十餘種中，以日本京都東福寺藏手抄本為最古（被列為日本重要文化財），有關該手抄本的年代，其數卷卷末有如下說明：

卷一：承久二年卯月八日 一校了。

卷三：書本云：

以善惠大師手跡之本比較之了云云。

一校了。

卷五：承安元年八月五日癸未依仰終筆功矣。

承久二年沽洗十三日 一校了。

據此可知：一是該手抄本的底本抄寫年代爲承安元年（一一七一），也就是說，該底本是在成尋親筆本完成約一百年後抄寫的，爲現今有著錄的最古的手抄本。二是該手抄本的底本，是與成尋的親筆本校對過的，因而東福寺手抄本可以憑信，同時可推測成尋親筆本完成後約一百年尚存於世。三是該手抄本的抄寫年代爲承久二年（一二二〇），迄今已有約八百年。森克己氏認爲東福寺手抄本不僅是現存最古，而且是最接近成尋的親筆本<sup>〔四五〕</sup>。

其餘手抄本的抄寫年代，除少數年代不詳外，均爲文化十年（一八一三）之後，因此比東福寺手抄本至少晚約六百年，且幾乎皆以東福寺手抄本爲祖本。從卷數

看，近十種完整，其餘有殘缺。現行於世之影印本，唯有東福寺手抄本之複製本（東洋文庫叢刊第七，一九三七年五月）。

至於排印本，主要有七種，其中以〔改定〕史籍集覽所收本（近藤活版所，一九〇二年九月）爲最早。之後，大日本佛教全書所收本（佛書刊行會，一九一七年十月）、島津草子成尋阿闍梨母集・參天台五臺山記的研究所收本（大藏出版，一九五九年十二月）、平林文雄參天台五臺山記校本並に研究所收本（風間書房，一九七八年六月）相繼梓行。此外三種則尙未完成。

現將現存手抄本<sup>〔四六〕</sup>、影印本、排印本分別列示如下：

（一）手抄本

- ① 京都東福寺本〔八卷八冊〕承久二年（一二二〇）三月，日本重要文化財。
- ② 尊經閣文庫本〔八卷四冊〕文化十年（一八一三）八月。
- ③ 高野山大學圖書館三寶院文庫本〔八卷八冊〕文化十年（一八一三）八月。
- ④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本〔八卷八冊〕文化十年（一八一三）八月。
- ⑤ 大阪大學圖書館本〔八卷八冊〕文化十年（一八一三）八月。

- ⑥ 松浦史料博物館本〔八卷八冊〕文政八年（一八二五）十一月。
- ⑦ 筑波大學圖書館本〔八卷四冊〕文政九年（一八二六）五月。
- ⑧ 靜嘉堂文庫本〔八卷三冊〕文政九年（一八二六）八月。
- ⑨ 比叡山無動寺本〔一卷一冊，第二—八卷缺〕文政十二年（一八二九）六月。
- ⑩ 京都大學史學研究室本〔八卷八冊〕明治四四年（一九一一）八月。
- ⑪ 學習院圖書館本〔五卷五冊，第六—八卷缺〕年代不詳。
- ⑫ 天理圖書館本〔四卷二冊，第一、二、七、八卷缺〕年代不詳。
- ⑬ 津市西來寺本〔一卷一冊，第一、三—八卷缺〕年代不詳。

（二）影印本

京都東福寺本〔八卷八冊〕一九三七年五月，東洋文庫叢刊第七。

（三）排印本

- ① 史籍集覽所收本〔附注〕  
 （改定史籍集覽第二六冊，近藤活版所，一九〇二年九月）
- ② 大日本佛教全書所收本〔附考〕

- ③ 大日本佛教全書第一一五冊、佛書刊行會、一九一七年十月  
成尋阿闍梨母集・參天台五臺山記の研究所收本〔對校譯注〕  
〔島津草子、大藏出版、一九五九年十二月〕
- ④ 參天台五臺山記校本並に研究所收本  
〔平林文雄、風間書房、一九七八年六月〕
- ⑤ 參天台五臺山記Ⅰ〔譯注、卷一、二〕  
〔齊藤圓眞、山喜房、一九九七年六月〕  
參天台五臺山記Ⅱ〔譯注、卷三、四〕  
〔齊藤圓眞、山喜房、二〇〇六年四月〕
- ⑥ 參天台五臺山記譯註稿（一）〔卷一延久四年三月十五日——廿九日條〕  
〔衣川強、京都橘女子大學研究紀要第三一號、二〇〇五年一月〕  
參天台五臺山記譯註稿（二）〔卷一延久四年四月一日——十六日條〕  
〔衣川強、京都橘大學研究紀要第三二號、二〇〇六年一月〕  
參天台五臺山記譯註稿（三）〔卷一延久四年四月十七日——廿八日條〕



〔衣川強，京都橘大學研究紀要第三三號，二〇〇七年一月〕

⑦ 參天台五臺山記上〔譯注，卷一、二、三、四〕

〔藤善眞澄，關西大學出版部，二〇〇七年十一月〕

## 五

參天台五臺山記的文本，因京都東福寺本是手抄本，字跡模糊，難以辨認處在皆是。排印本中，大日本佛教全書本雖然普遍評價較高而被廣泛利用，但仍有不少誤字脫字，未能判讀者也不在少數，使得對該書的研究一直沒有堅實的文本基礎。而若沒有一個準確可信的文本，該書的校注、今譯就難以進行，即使勉強做出，也難免以訛傳訛，深入研究就如同空中樓閣。因此，整理、校訂出一個準確可信的文本，是該書研究的當務之急。

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以京都東福寺本複製本為底本（以下簡稱「東本」），以史籍集覽、大日本佛教全書所收本為校訂本（以下簡稱「史籍本」、「全書本」），對該書

文本做了精心校勘。本書不僅做了一般意義上的他本對校，還以東本前後文內容為依據，以本校的方式訂正了東本本身的不少錯誤。與此同時，還查閱了大量其他有關史料，對文本加以考訂。因此，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雖說以文字校勘為主，但因引用了衆多史料，其參考價值已遠遠超出文本之外。以下略述本書所作的主要工作：

(一) 判讀 首先，史籍本、全書本中有不少底本的模仿字，這是當時編者未能判讀所致。如：卷一延久四年五月十八日條云：「潛虬歛飛，洪穴溍泮。」其中的「溍」字，史籍本、全書本均作底本的模仿字，然而當作「溍」。又如：卷六延久五年一月十二日條有「西頭供奉官衛紹欽傳聖旨」，其中的「衛」字，史籍本作「街」，全書本作底本的模仿字，然而當作「衛」。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八太宗雍熙四年八月己酉條有「入內西頭供奉官衛紹欽」。

其次，東本中一些難以辨認、模稜兩可的字，史籍本、全書本雖作了判讀，但舛誤甚多。如：卷一延久四年四月廿八日條云：「府使來，令見興教寺請文，又台旨云：虞候奉台旨，送錢二貫文，往興教寺，齋僧八員，與闍梨轎子一乘，請來日早

赴興教寺齋者。其中二處的「台」字，史籍本、全書本均作「舌」。東本則既似「舌」，亦似「台」，然當作「台」。宋袁文甕牖閑評卷三云：「本朝君相曰聖旨、鈞旨，太守而下曰台旨，又其次曰裁旨，初不敢指名其人。」又如：卷五延久四年十一月九日條有「宿瑯車寄一二知己」，其中的「瑯」字，史籍本作「鄉」，全書本作「卿」，然而當作「瑯」。宋李綱梁谿集卷五四奏知令折彥質控扼守備事劄子云：「於瑯車、天井關諸處差兵防守把截去訖，謹具奏知。」

再次，史籍本、全書本中的有些誤讀，并非底本的原因，而是因未細察所致。如：卷五延久四年十一月廿一日條云：「劉庠施紫皮裘一領于日本國大師禦寒，伏願母樂安郡太君李氏增延慶壽。」其中的「母」字，史籍本、全書本均作「女」；其中的「君」字，史籍本、全書本均作「若」。而細察東本，顯爲「母」和「君」。「太君」爲古代官員母親之封號，宋代群臣之母封號有國太夫人、郡太夫人、郡太君、縣太君等稱。又如：卷四延久四年十月十四日條云：「申時，從內返給佛像、道具、梵字等，有感由告送，留下法花經、髮、日記七卷者。」其中的「經」字，史籍本作「特」，全書本作「持」；其中的「髮」字，史籍本、全書本均作「驗」。而東本顯爲「經髮」，唯東本

「經」字傍注有「持」力，「髮」字傍注有「驗」力。查同條上文云：「皇太后宮法花經，依宣旨進上。六尺髮，同依宣旨進上。齋然日記四卷、慈覺大師巡禮記三卷，依宣旨進上。」據此「經」當指「法花經」，「髮」當指「六尺髮」，所以此處應從東本正文，史籍本、全書本取來歷不明的傍注，顯係誤判。

(二) 本校 本書以本校的方式，即以東本前後文內容為依據，訂正了東本本身的不少錯誤。如：卷六延久五年一月八日條云：「客省官人以取受孫宣惑為首三人，絹貳拾疋持來，回賜絹敕給者。」其中的「回」字，東本作「圓」，史籍本作「內」，全書本作「圓」，并考云：「『圓』，雲本改『因』，或可。」但本條下文有「今交領得客省有押到回賜絹貳拾疋者」，因此「圓」當為「回」之誤。又如：卷六延久五年二月廿八日條云：「次三藏來數剋，見古今通系圖。」其中的「系」字，東本、史籍本、全書本均作「集」。但卷六延久五年二月廿四日條有「依古今通系圖勘之」，因此「集」當為「系」之誤。通志卷七二圖譜一有「魏森古今通系圖」，又宋史卷二〇四藝文三有「魏子野古今通系圖一卷」。

(三) 他校 本書以他校的方式，即以其他有關史料對東本加以考訂。如：

卷一延久四年五月十八日條云：「元孚元和末間，游石橋、華頂、白砂、靈墟、雙闕、瓊臺，無所不至。」其中的「墟」字，東本不明，史籍本、全書本均作□，全書本考云：「諸本空字，原本蠹蝕全缺。上有石象道場、石窟，恐『靈窟』歟？」而唐徐靈府天台山記云：「白雲先生從靈墟至華頂兩處，從來朝謁不絕。」因此當補「墟」字。又如：卷二延久四年六月五日條云：「今甘課逐僧，同共前去台州天台山燒香。」其中的「逐」，東本、史籍本、全書本均作「遂」。全書本考云：「『遂』或『送』字。」蘇軾文集卷三〇乞令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云：「臣已依元奏詞語判狀，付逐僧執歸本國照會。」因此「遂」當爲「逐」之誤。

最後要着重指出的是：本書校訂的基本原則，是盡量尊重東本。因著者成尋爲日本人，其文言功底雖屬驚人，然仍有欠缺，日記中往往夾雜日式詞彙文法，扞格難通、文意不明者比比皆是。加之東本係後人抄錄，筆誤也在所難免。對這些地方，若無充足證據，絕不輕易改動，文字一仍其舊，由讀者自行判別。若有一定證據，但不足以否定東本，則取校記中加注存疑的方式。因此，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雖然作了大量校訂，但自信可使東本更臻完美，更接近已佚的成尋親筆本。

六

參天台五臺山記因其史料價值極高，在日本很早就引人注目，不僅作為史料屢被引用，對該書的研究也頗為盛行，有關論文、著作層出不窮，有的大學開設了專門講授參天台五臺山記的課程，有的大學則有專門研究參天台五臺山記的研究會。此外，赴日本留學或從事研究的外國人中，立志研究該課題的也不少。從迄今為止的研究成果來看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前，皆出自日本學者之手；八十年代之後，中國、美國、法國等國學者的著述逐漸出現，進入二十一世紀，中國學者之作更明顯增多<sup>〔四七〕</sup>。

目前，日本關西大學名譽教授藤善眞澄先生、京都橘大學衣川強教授、大正大學齊藤圓眞教授分別在從事參天台五臺山記的譯注，并陸續發表各自的成果。據悉北京大學白化文教授的點校本即將問世，浙江工商大學郭萬平教授也在計劃出版校注本。此外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，就有美國、英國的學者欲將參天台五臺山記譯成英文，但至今尚未獲睹。日前欣聞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 Robert Bergen 教授已

着手多年的英文翻譯即將完成。隨着中文版、英文版的問世，參天台五臺山記必將引起學界更多的關注。

【注】

〔一〕圓仁（七九四—八六四），八三八年入唐，八四七年歸國，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是他撰寫的入唐旅行日記，共四卷。入唐求法巡禮行記，與玄奘的大唐西域記、馬可·波羅的東方見聞錄一起，被稱作「東方三大旅行記」。

〔二〕塚本善隆：成尋の入宋旅行記に見る日中佛教の消長——天台山の卷——（塚本善隆著作集第六卷日中佛教交涉史研究，大東出版社，一九七四年四月）第七一頁。

〔三〕參見石井正敏：成尋生沒年考（中央大學文學部紀要史學科第四四號，一九九九年一月）。

〔四〕成尋阿闍梨母集，共二卷，收錄了一七五首和歌，抒發了其母於成尋入宋前後的思子之情。其母之弟源隆國，曾編集宇治大納言物語，并被認為是今昔物語集的編者。

〔五〕阿闍梨，梵語，意為衆僧模範的高僧。日本從平安時代起為僧職之一。成尋入宋

時携帶了「阿闍梨官符」，即朝廷頒發的成尋爲阿闍梨的命令書，并在上京後將其進獻給了宋神宗。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四延久四年十月十四日條錄有全文。

〔六〕參天台五臺山記卷一延久四年六月二日條。護持，即護持僧，負有保衛天皇的任務，並侍應宮中清涼殿的佛堂，祈禱玉體安穩。天皇以外亦有用護持僧者。左丞相，一般認爲指關白藤原賴通，其實當指藤原賴通之子藤原師實。參見石井正敏：成尋——一見するための百問に努めた入宋僧（元木泰雄編王朝の變容と武者，清文堂，二〇〇五年六月）第二九六頁。

〔七〕見朝野群載（卷二〇異國），三善爲康撰，國史大系第二九卷上。

〔八〕成尋入宋後，向宋神宗上呈了巡禮五臺山表，參天台五臺山記卷一延久四年六月二日條錄有全文。文中云：「欲乞天恩，巡禮五臺并大興善寺、青龍寺等聖跡。右某從少年時，有巡禮志。」

〔九〕此後，成尋仍堅持不懈。參天台五臺山記卷一延久四年三月十九日條：「予倚懸大袋，終日竟夜辛苦。五箇年間，以不臥爲勤。今望此時，殆可退轉。」

〔一〇〕續本朝往生傳，大江匡房撰，大日本佛教全書第一〇七冊。

〔一一〕明匠等略傳（成尋阿闍梨），承澄撰，大日本佛教全書第四一冊。



元亨釋書(卷一六宋傳法院成尋)，虎關師鍊撰，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三一卷。

眞言傳(卷六阿闍梨成尋)，榮海撰，大日本佛教全書第一〇六冊。

東國高僧傳(卷六宋傳法院善慧大師傳)，性澈撰，大日本佛教全書第一〇四冊。

本朝高僧傳(卷六七宋國傳法院沙門成尋傳)，師蠻撰，大日本佛教全書第一〇三冊。

寺門傳記補錄(卷一五善惠大師成尋)，志晃撰，大日本佛教全書第一二七冊。

天台霞標(初編卷之四善慧成尋和尚)，敬雄、慈本編，大日本佛教全書第一二五冊。

大雲寺緣起，大日本佛教全書第一二〇冊。

〔一二〕宋史，元脫脫等撰，中華書局。同樣內容元馬端臨撰文獻通考(卷三二四倭傳)中亦有記載，新興書局。

〔一三〕宋會要輯稿，清徐松纂編，新文豐出版。

〔一四〕續資治通鑑長編，宋李燾撰，中華書局。

〔一五〕佛祖統紀，宋志磐撰，大正新脩大藏經第四九卷。

〔一六〕傳法院爲宋朝翻譯佛經的機構，隸鴻臚寺。宋高承事物紀原卷七：「太平興國

五年，詔於太平興國寺大殿西，度地作譯經院，中設譯經堂，東序爲潤文堂，西序爲正義堂。自是每誕節，卽獻經也。八年，改爲傳法院。」

〔一七〕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六延久五年一月廿三日條：「人唐日記八卷，送石藏經藏。」

〔一八〕參天台五臺山記卷二延久四年六月五日條錄有全文。

〔一九〕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八延久五年四月四日條錄有全文。

〔二〇〕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八延久五年四月十二日條錄有全文。

〔二一〕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四延久四年十月十四日條。

〔二二〕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四延久四年十月十五日條。

〔二三〕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六延久五年二月一日條。

〔二四〕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八延久五年六月十二日條。

〔二五〕成尋將在宋獲得的大量書籍托弟子帶回日本，楊文公談苑也在其中，因此，一般認爲是由成尋最早將楊文公談苑傳入日本。參見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六，延久五年一月二日條、廿三日條。

〔二六〕東京夢華錄箋注，宋孟元老撰，伊永文箋注，中華書局，二〇〇七年七月。

〔二七〕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八延久五年四月四日條錄有全文。

〔二八〕參天台五臺山記卷三延久四年八月廿五日條。

〔二九〕參天台五臺山記卷三延久四年九月九日條。

〔三〇〕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六延久五年一月廿五日條。

〔三一〕參天台五臺山記卷五延久四年十一月一日條錄有全文。

〔三二〕參天台五臺山記卷一延久四年四月廿二日條。

〔三三〕參天台五臺山記卷三延久四年十月八日條。

〔三四〕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四延久四年十月廿二日條。

〔三五〕參天台五臺山記卷三延久四年八月三日條。

〔三六〕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六延久五年二月一日條。

〔三七〕參天台五臺山記卷二延久四年六月五日條。

〔三八〕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四延久四年十月十五日條。

〔三九〕參天台五臺山記卷三延久四年九月廿五日條。

〔四〇〕參天台五臺山記卷二延久四年閏七月六日條。

〔四一〕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六延久五年一月十四日條。

雅樂、女舞、童舞等，如相國寺元三日見物云云。諸僧行興國寺見物，種種舞樂，松本一人不行見。大略駕出(日

本行幸名也。莊殿，令見萬人，次燒香人出錢多多歟，云云。」

〔四二〕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四延久四年十月廿四日條：「院司家（院書生者，名司家，文名職掌。）來，呈參五臺客省牒。」

〔四三〕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六延久五年二月廿三日條：「從戒壇有使，問沙彌祠部（出家官牒）。三藏來，答大唐有沙彌祠部，日本無祠部。使承諾，還了。」

〔四四〕已佚手抄本有：內閣文庫本、北岩倉大雲寺本、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本。

〔四五〕森克己：參天台五臺山記について（駒澤史學第五號，一九五六年十一月）第一六頁。

〔四六〕參見島津草子：成尋阿闍梨母集・參天台五臺山記の研究（第九章 參天台五臺山記）（大藏出版，一九五九年十二月）、平林文雄：參天台五臺山記校本並に

研究（第三章 參天台五臺山記の傳本）（風間書房，一九七八年六月）

〔四七〕參見本書「研究論著一覽」。